

上海儿童文学

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张 弘 著

跳蚤市场的婚礼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张 弘 著

跳蚤市场的婚礼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跳蚤市场的婚礼/张弘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7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ISBN 978-7-5324-8382-2

I.①跳... II.①张... III.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7644号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跳蚤市场的婚礼

张弘著

徐进图

赵晓音装帧

责任编辑 李亮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0.25 字数:126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382-2/I·3097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目 录



跳蚤市场的婚礼 / 1
上古的坝 / 14
霍去病的马 / 24
去喀纳斯湖的路 / 34
快乐的小蜡笔 / 42
傩舞 / 46
空墙 / 57
疯牛病 / 65
阁楼上的毽子 / 75
再见幽浮 / 84
地球 儿子老弟收 / 91
画 / 104
绿棋子儿 / 109
金胡子和红毛衣 / 112
爸爸从 Q 星归来 / 115

跳蚤市场的婚礼



有这样一个孩子，她偶尔读了一本关于旅行的书，于是大人们说，这孩子整个儿变得痴痴呆呆起来……

“嘿！”她问隔壁的叔叔，“你明天要去欧洲是吗？你肯定会去阿姆斯特丹，对不对？你能不能替我看一眼那里的跳蚤市场？只看一眼！”

她兴高采烈地跟去机场送叔叔，一路上像个老婆婆一样在他耳边唠叨，也不管人家听不听。后来，孩子又开始掰着手指盼他回来。终于听到楼梯上他的脚步声时，她冲了出去：“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什么了，在阿姆斯特丹？”

“哦，我参观了钻石加工厂，给太太买了好些宝贝；我去了蜡像馆，和那里的很多历史名人拍了照，后来我还……”

孩子屏息静听，这就离她想念的跳蚤市场不远了。当叔叔说到“我还到过剧院”时，孩子尖叫起来：“那你一定是穿过弯弯绕的跳蚤市场走过去的。你一定看到了！市场门口的骑扫帚的女巫！”



“你说什么，我的傻孩子？”隔壁的叔叔的眼镜都要从鼻梁上滑下来了，“我可是应女王邀请访荷的，我怎么会去，去什么市场？这么有失身份的地方。”他甚至不愿说出“跳蚤”两个字来。

孩子有点伤心，还好，不太严重。她只是觉得，大人们真蠢，书里写的阿姆斯特丹多有意思呀，一条运河从城市里穿过，岸上童话一样的房子投下摇曳的倒影，一块块镶着云边雕着繁花的山形屋顶，奶白和深褐相间，像极了巧克力，孩子每看到这里就恨不得掰一块下来脆脆地咬上一口：“不过，这样巧克力会在水里化掉，整条河就变得更甜了！”而孩子最喜欢的是对岸的跳蚤市场，“长长的街道，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希奇古怪的小玩意，有骑在扫帚上的女巫”，虽然书里只写了这么一句，可已经足够孩子想象的了，她一闭眼，一个丁零当啷的跳蚤市场就在面前跳呀跳，幻想要比任何描写都来得有趣。

于是，孩子请求每一位她认识的去阿姆斯特丹的大人：“替我看一眼那里的跳蚤市场，只看一眼，好不好？说话算数，我们拉钩！”

第一位大人回来说：“哎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都怪皇家饭店的葡萄酒！”

第二位大人回来说：“跳蚤市场？哪比得上橱窗女郎呢！对不起，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上头了！”

第三位大人被孩子缠得有点不耐烦：“什么跳蚤市场，没有的，压根儿没有！”

“这是真的？”孩子听到葡萄酒和橱窗女郎时都没有生气，因为她根本觉不出那有什么好来。可是现在，她伤心透了：“这么说，书里都是骗人的喽？你真的找遍了阿姆斯特丹？”

“当然，只有你这样的傻孩子才会相信！”

等到大人们都走了，孩子忍不住就哭了起来，她的眼泪落到那本旅行书

里，落到那幅画着运河和房子的插图上。

孩子边哭边想，这么一来，巧克力的房子又要滴答滴答流甜汁了，所以她就更伤心。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尖里尖气的声音：“呸呸，这讨厌的酸雨，我的扫帚都要淋湿了！”从某幢房子的烟囱里，钻出一个尖尖的打满各种补丁的布帽子，帽子下面藏着一张风干的橘皮似的脸，尖尖的鼻子，耷拉着的眼皮，一开口只见长短不一的牙齿：“我可是骑扫帚的女巫，你是谁？洒了我一头的盐水和酸汁！”



孩子正要回答，女巫很生气地挥挥芦花扫帚：“别说，不许说！你觉得有必要告诉一个女巫你的名字吗？难道她就不会猜吗？你就这样小瞧一个女巫？而且是从阿姆斯特丹跳蚤市场来的女巫？”

“跳蚤市场？”孩子一下把女巫连同她的扫帚抱在了怀里。这使得女巫又尖声尖气地嚷嚷起来：“呸呸，不得对女巫无礼，我可是名花有主的，刚才有人要买我，是的，所有女巫当中、撑黑雨伞的、吹喇叭的、玩扑克牌的，而他只选中了我。可是……”骑扫帚的女巫突然抽抽搭搭起来，“谁让他这么犹豫呢？他不爽快掏钱的样子真让我生气，结果我一拍扫帚，它就窜出这么远了！有时候它像火箭，可有时候比蜗牛还蜗牛！”

扫帚在女巫的屁股底下拼命扭动，以示抗议。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孩子很惊讶，原来女巫也有愁眉苦脸的时候。

“当然是听水晶的指示，它掌握着一个女巫的命运。”女巫说着提起帽子，想把里面藏着的水晶球拿出来瞧瞧，哪知它滴溜溜滚到地上，“吧嗒”成了碎片。

“哦，老天！”女巫赶忙拿出扫帚和帽子收拾残局，“以前当我不知所措的



时候,总是瞧瞧水晶球,那里面会显出指令来,现在可好,水晶球也没了,只会骑扫帚的女巫,她还有什么呢?”女巫放声大哭起来,她的皮肤像橘子皮,因而她的眼泪也是甜甜酸酸的。她的扫帚在大发脾气,差点就要将女巫掀下去!

孩子边吮着女巫甜甜酸酸的眼泪边怯生生地开口,她不怕女巫,她倒觉得那把扫帚有点妖气:“你应该赶快飞回去呀!没准那位看中你的顾客还没走,正等着你呢!”

女巫瞪大了眼睛:“嘿,真是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很聪明,像我的水晶球,我该叫你‘小水晶’。不,你实在太聪明了,简直就是个女巫,虽然你的长相比起真的女巫可要差些!”

孩子望着女巫长长短短的牙齿,只觉得好笑,不过,她没工夫和女巫比谁更臭美,就在女巫狠命拍打扫帚的时候,她感觉自己被拽上了天,又“咚”的一声,屁股摔得老疼。她听到女巫说:“我们到了,我没骗你吧,小水晶,这扫把比得上‘爱国者’和‘飞毛腿’!”

孩子一瞧,是的,这是阿姆斯特丹,屋顶上雕着动物、天使的房子,纵横交错的运河,晚霞淡淡地飘,有人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走过,车篓里还有大

捧大捧含苞的郁金香。而她自己却在降落时踩破了一张桌子,现在,桌上小小的女巫们都围着她叽叽喳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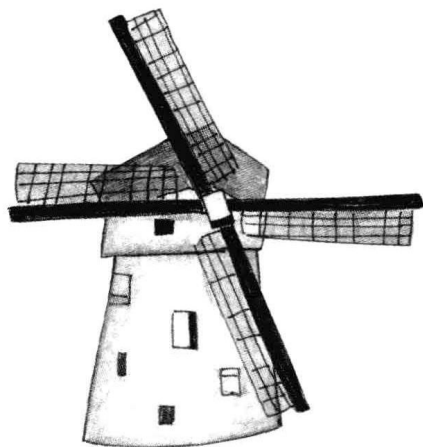
“她也是骑扫帚来的?那么她也是女巫喽?”

“她为什么没有戴帽子?”

“她的身子怎么没有补丁?”

“她居然比我们重那么多!是个体重超标的女巫,该减肥!”

可是很快,她们的议论被“咚咚”的鼓声打断了,有



一只腰身细细的、刻着非洲部落原始画的羊皮鼓跑了过来：“刚才出了什么事？好大的声响！会把新娘新郎吓着的！”

“新娘新郎？有人会在跳蚤市场举行婚礼？”孩子真高兴自己来天上来的正是时候。

她朝市场里面望去，可不，印度来的薄纱已经轻轻地铺开了，八音盒里的那对傣相不停地操练，苏格兰的风笛在自鸣得意，骑扫帚的女巫踮起脚，发现尽头是一对白色的纸人时，大吃一惊：“怎么是他俩？我离开时，他们还是小男孩和小女孩呢！”

“是呀是呀！”非洲鼓“咚咚”地直点头，“因为他们是纸做的，稍稍一动就长出了皱纹，所以很快就变老了！更何况你去了那么久，他们实在是等不及了！”

“我去了很久了吗？”骑扫帚的女巫不相信，当她终于明白这把看上去在飞的扫帚走一秒的时间是地上的一年时（这是此地一本百科全书自动将这页内容翻给她看的），她又开始唉声叹气起来，“这么说来，选中我的那位顾客早就走了！”不过她转眼又高兴了。“我回来还是有点用的，小水晶！”她对孩子咬咬耳朵，“我相信这对新人肯定会邀请我来证婚，我是这里最棒的女巫。”

女巫只能和孩子轻声地讲话，可不，他们都好像在偷偷摸摸地准备婚礼。因为这是在集市上呀，各地的游客穿梭往来，街头艺人们大声介绍着自己的杰作，甚至有小狗会在小摊间跳来跳去。“讨厌！”印度薄纱赶紧一缩身子飘上篷顶，躲开小狗一耸一耸的圆鼻子，“我可是婚礼上的地毯，被你一闻，还不要臭气熏天！”

这小狗冲高高在上的薄纱白了白眼睛，忽然报复似的窜到那对纸新人面前，冲他们大声叫唤起来。纸新娘吓得紧紧靠在新郎身上：“我怕，它会把



我们撕得粉碎的！”她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转了。

“别！别！亲爱的！”纸新郎也在浑身发抖，“你更不能哭了，你难道忘了我们是纸做的，一哭就烂吗？你瞧，它的主人来了，会没事的！”

“哦，它的主人来喽！没事喽！”女巫也很高兴，她趁机向小狗挥挥扫把，“我早就看不下去，想给它一个教训了！”

“可是……”孩子看到小狗狡猾的眼睛，有点担心，“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呸呸！小水晶，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女巫的扫帚也给了她一下，女巫最怕水晶球的预言了，她紧张地观察着动静，连眼皮也不耷拉了，于是她看到……

小狗的主人，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来到这里，她一下就抓起了纸新娘，倒霉的新娘，她原本就皱巴巴的裙子上又多了好几条褶子：“这是个用纸做的小女人？这倒比较有趣，我买回家按样子自己叠一个！”

“您不要这个纸做的小伙子？他们能配成对的！”

“不，不要，坚决不要！这辈子我吃尽了男人的苦头，我只要这个纸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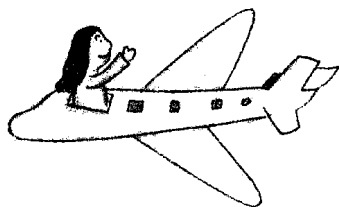
纸新娘的脸顿时变得比纸还要白，她几次挣扎着扭回头去：“亲爱的，不，我不能和你分开！”

“怎么搞的！”贵夫人使劲地捏住了纸新娘的脖子，这差点要了她的命。“呸呸！”女巫气得直吐唾沫，“新娘真可怜，她又添了好多皱纹，再也没有光洁的长脖子了！”

“这个纸人也太弱不禁风了，老是要栽跟头！”挑剔的买主说，“要20个荷兰盾？不，太贵了，我只付10个，一个子儿也不能多给！”

这使纸人的卖主很不高兴，他嘟囔着收下10个荷兰盾，而更让他恼火

的是,当那位夫人离开时,纸新郎不知怎么跳进了她的包里:“嘿嘿,这是怎么回事?你只付了半个纸人的钱,却拿了我两个纸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贵夫人将纸新郎扔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惨叫:“我的腿!”可是一个纸人的叫唤,在有些人听来更像“嗡嗡”的蚊子哼哼。“你的意思是说我偷了你一个纸人?”贵夫人的胖手指戳向摊主的鼻子。

“难道不是吗?”摊主敏感的鼻子被这么一戳,开始喘起粗气来,他也同样回敬对方一戳,“你自己瞧,你瞧呀,就这几秒钟,你又把它藏进包里去了!”

忠诚的纸新郎虽然扭折了腿,可还是挣扎着纵身一跳,紧紧贴在他的爱人的身边:“亲爱的,我们永远不分开!”

贵夫人惊呆了:“喂,你对这两个小白纸人施了什么魔法?他居然自己会跳进包里陷害我?”她这回将纸新郎重重地往地上一丢,危险!眼看那条小狗窜了上来,纸新郎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回跳,“哦,他又回到新娘身边了!”“他用力太猛,把结婚穿的燕尾服都撑破了!”跳蚤市场上的小玩意儿都关心地围了上来,女巫们冲小狗挥舞着扫帚、雨伞等各种武器,这个闯祸的小家伙终于也有点害怕地耷拉下了脑袋。可是那只非洲鼓老是要在骑扫帚的女巫身边“咚咚咚”地聒噪:“停一停,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还有什么比他们的婚事要紧?”“啪”,扫帚在非洲鼓的圆脸上重重一敲。

“哼,你会后悔的,到时候别怪我没通知你!”非洲鼓满脸不高兴。

而此时,贵夫人和摊主的争吵也开始升级了,她不断地将纸新郎扔来扔去,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向上跳了,好在有一阵风将他吹起来,不,不是风,而



是两人吵架时鼻子里喷出的粗气，它把纸新郎吹进了包里，同时却把纸新娘吹走了。任新郎喊破了喉咙，她却听凭风带着走，一直飘向运河的方向——这是一个搭在运河岸上的跳蚤市场呀！

“不得了了！”骑扫帚的女巫捂住眼睛不敢看，“一个纸人，居然被风拐去洗澡！”女巫紧紧拉住孩子，“小水晶，你知道怎么办的！我、我离开水晶球一点主意也没有！”

情况太紧急了，孩子于是拉着骑扫帚的女巫直奔向运河，女巫立刻明白了，她的扫帚像火箭一样飞向纸新娘，在她落水前稳稳地托起了这位吓昏过去的小姐。

跳蚤市场传来一阵欢呼，骑扫帚的女巫向那里飞吻。“小水晶你瞧，我多聪明！多勇敢！多果断！”她对孩子说。孩子尽量忍住不笑，倒是她们骑的扫帚乐得东倒西歪。

不过女巫一点也没觉察到，她这会儿开始批评起纸新娘来：“你怎么又哭了？你未被河水淹死，难道还想被自己的眼泪泡烂？你太胆小，太没见过世面了！”女巫本想飞回跳蚤市场的，可是现在她改了主意，掉转扫帚，飞了出去，她们飞过大片大片五彩的花田，所有的郁金香花都扬起脖子：“呀，一个骑扫帚的女巫大白天飞出来了，还有个小孩和纸人跟在后面！”这些花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东西，疯疯癫癫地傻笑，于是整个花田像张五彩的琴弦“沙沙”地弹唱。她们还飞过农庄，胖胖的奶牛在风车底下边乘凉边产奶，看到女巫，惊得奶汁乱溅，“真好吃！”女巫和孩子都咂巴咂巴嘴。她们飞过做奶酪的小村子，躺着晒太阳的金黄奶酪饼个个像小车轮一般大，忽然发现扫帚也会飞，它们嗖地竖起来，在地上转呀滚呀。

“小水晶，你高兴吗？”女巫问。孩子只用咯咯咯的笑来回答了。

“那么你呢？纸新娘？”女巫又问。可这回她听到了“哇哇”的大哭声。

“哦，我真蠢，还有你，小水晶，我们忘记了纸新娘急着要回家结婚的呀！”

所以，外面再好玩，她们也得回跳蚤市场了。她们抄近路，从阿姆斯特丹一幢幢老房子间飞过，和风一样快，不，比风还要快，气得风在后面“呼呼”地追。突然，孩子着急地大叫：“停下，停下，纸新娘丢了！”

“呸呸，别瞎说！你和我以前那个水晶球一样，总爱吓唬人！”女巫只顾向前。

“可是，你没发现，听不到哭声了吗？”

“难道她还要一路哭哭啼啼回去见新郎？嘿，纸新娘你快告诉这个傻小孩——”女巫终于回过头去，却吓得飞了帽子，“老天！小水晶总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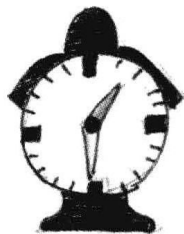
纸新娘真的丢了，当她们飞过一个窗口的时候，一只手一下就将她拽了进去：“太好了！从天而降的纸团正好给我包玫瑰花！”

是的，当她们一个挨一个窗口找到纸新娘时，她的整个裙摆已经被拆开，眼看要挨剪子了！屋子的主人吹着口哨摆弄红玫瑰，壁炉里的火尚未完全熄灭，瞧他那高兴的样子，不知道要去哪里赴约会。

“噢，小水晶，快想想办法，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女巫急得揪头发。

“炉灰呀！炉灰！”孩子拍着扫帚。

“对！对！”女巫反应过来，她们冲向壁炉，用芦花扫帚在里面直捣鼓，厚厚的炉灰立刻扬得满屋子都是。“哎呀，出了什么事？”主人只顾揉眼睛，松开了手。纸新娘趁机跳向女巫，她在尖叫：“小心呀，





我讨厌火星！”

这一刻，整个阿姆斯特丹的人，当然包括跳蚤市场上的伙伴们都看见有朵乌黑的云从一家窗口飞出来。

这朵云飞呀飞，乌云上有人在哭：“可是，我这副样子怎么回去结婚呢？我灰头灰脑，我浑身皱纹，我，我哪像个新娘呀！”

孩子将皱巴巴的纸新娘托在手心里看了老半天：“你还是有救的！”她像个研究纸人的专家，“你可以搽粉！”

“对对，这样你就可以变白了！”女巫补充道，“没错吧，小水晶！”

“还可以把你重新折一下，这样你又能平平整整了！”孩子刚想拉拉小纸人的衣裙，“喂，女巫，你这是干什么呢？”

性急的女巫丢了扫帚，她把纸新娘整个儿地拆开来了。现在，纸新娘成了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嘴巴和眼睛。女巫很得意地望着她的杰作：“瞧，现在轮到你重新折个纸新娘了！”

“可是，可是，谁说我会折纸人了？”孩子急了。

“哦，我以为小水晶会一切呢……”

变成一张纸的新娘，她的眼睛还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求你们尽快想办法！我的心上人想娶的可不是一张纸呀！”

孩子只好赶快折起来，可是第一次，她只折出一只小船。

“不，我长得不是这个样子！”船舱里的眼睛望望周围说。

“好像是有点不像！”女巫小声说，又怕孩子生气，“但也差不多了！”

孩子再折，这回是一张桌子，眼睛和嘴巴分别在两条桌腿上。“桌子”抬眼说：“这更不像了！我怎么会有四条腿呢！”

孩子急得满头大汗，芦花扫帚不停地为她扇风。“我真的不会！天都黑了，就是折到明天早上我也完不成！我们闯大祸了！”她对女巫说。





“瞧我都干了些什么！”女巫用扫帚抹眼泪，“总不能让我披着这张纸冒充新娘回去吧！”

“披纸？这可太好了！”孩子紧紧拥抱女巫，“我找到好办法了！”她把方纸比画在女巫身上，一会儿，一个姑娘的样子就出来了。女巫美滋滋地望着按自己样子做成的新娘：“啊，她像我一样漂亮！”

“不过，最好我的脸做得不像她！”纸新娘悄悄关照孩子。孩子拼命回忆纸新娘原来的样子，当她记不清的时候，就按所见过的最美的美人的样子打扮新娘。

纸新娘终于可以回去成婚了！她的身上涂了郁金香花粉，白白的，香香的。这是女巫为她采来的郁金香，花瓣点缀着她的长裙，而多余的正好给女巫自己做一顶帽子。

她们是乘着月光回到跳蚤市场的。所有跳蚤市场的伙伴都出来迎接。现在，人们都回家去了，这儿是他们的天下。旧明信片上的小提琴手拉着老歌，千手观音张开祝福的手臂，一群瓷娃娃挤在俄罗斯望远镜前看新娘子裙子上的花瓣。

“我的新娘，简直美得认不出你来了！你好像整过了容一样！”纸新郎的赞美让新娘子羞红了脸，她冲孩子和女巫直挤眼睛，不过同时，她故意昂起头：“哼，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以前不美吗？”

“唉，大家怎么知道，她可是按我的样子装扮的呀！”自言自语的女巫有些伤感。这时，她又听到非洲鼓的“咚咚”的声音了：“快点！快点！有位小姐特地来跳蚤市场看你，她还想把你买回家的呢！可是你跑去哪儿了？”

“呸呸！你怎么不早说！”女巫又跳起来了。

“谁说我没讲的！我早就知道你会后悔的！”非洲鼓“咚咚咚”气跑了。

“喂，等一等，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她！小水晶，帮帮我，我的郁金香帽子有

没有戴歪了？再见，纸新人，祝福你们！”

当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孩子和女巫骑在扫帚上，飞出了集市，飞到很高很高的天上，和许多飞机擦肩而过。女巫眯起眼睛，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位小姐：“你看，那儿肯定就是！我是女巫，我猜得到！”

这是一架如天鹅一样优雅的蓝色飞机，靠窗坐着一个姑娘，从阿姆斯特丹飞回上海。临行前，她独自一人跑去阿姆斯特丹剧院旁的跳蚤市场，那是她小时候在一本旅行书里读过的，那是她无数次梦里去过的。可惜这次她没能在那里找到骑扫帚的女巫，一个令她常常怀念的女巫。姑娘想，女巫可能又去参加谁的婚礼了。

“如果现在女巫飞在窗外就好了！”姑娘叹叹气，“我不可能买下她，我知道她离不开跳蚤市场，可是，我多想再和她说说话，告诉她我真的过来了！”于是姑娘望向窗外，呀，女巫真的在外面飞呢！骑着稀稀拉拉的芦花扫帚，后面还跟着一个小时候的自己，姑娘简直不知道是自己飞进了童年的梦，还是这本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梦见了长大后的事情。

这个姑娘叫张弘，对，张弘就是我，我冲骑扫帚的女巫和童年的自己拼命挥手，她们也拨下扫帚上的芦花和我打招呼，慢慢地，她们就消失在云雾里了。那是像藕粉汤一样晶莹的雾，上面撒着一撮撮白糖似的云。于是我对自已说：“把这次旅行写下来，肯定有趣！”

